

北方民族丛书

主编：张璇如 韩俊光 吴肃民

# 满族发展史初编

滕绍箴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 满族发展史初编

滕绍箴

天津古籍出版社

**满族发展史初编**

**滕绍箴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河北三河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0.375 字数：267千字**

**1990年5月第一版**

**1990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

**定价：3.70元**

**ISBN7—80504—151—2/K**

# 《北方民族丛书》

## 序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觉民族实体。这个民族实体的构成，是居住在中华大地上56个民族，包括在历史上已消失的古代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历史进程，尤其是经过近百年来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形成的。在她形成的过程中，北方民族有其重要地位和作用。

祖国的北方，一般来说是指长城内外的广阔地域。是人类最早栖息繁衍的地区之一。它是古代华夏族的摇篮，也是少数民族纵横驰骋的舞台。在夏代，历史记载“东渐于海，西被流沙”的疆域内，就有“岛夷卉服”的民族。在商朝的周围，西方羌方、吉方、土方、鬼方和苼方，东部有东夷。春秋战国时，北方有狄族，西方有诸戎，东北方有胡、肃慎、秽、貊。同时存在着“蛮夷戎狄，犹猎处内地”的民族杂居局面。秦汉时，有乌桓、鲜卑、扶余、挹娄、匈奴、西羌和西域诸族。魏晋南北朝时，北方又出现柔然、敕勒、突厥和吐谷浑等族。隋唐时期，东北有契丹、奚、室韦、靺鞨，西部及西北部有突厥、回纥，吐谷浑。宋辽金时期，北及东北方主要是契丹、女真，西部则是党项、羌和西夏。元代，蒙古族崛起北方，雄踞全国。明末，满族兴起东北，君临中华大地。之后，居住在北方的有满族、蒙古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锡伯族、回族、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撒拉族是从中亚一带迁徙来的，朝鲜族则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陆续从邻国迁移来的，形成为今日多元的

统一的民族格局。这些民族兴衰嬗替，来来去去，兼并融合，谱写了一部历史悠久、民族纷杂而又五彩缤纷的画卷。

她们以不同的生产手段，或耕、或牧、或渔、或猎，用勤劳和智慧，共同开发了北方的沃野和草原，开发了祖国的北疆。

她们所创造的绚丽多姿的文化，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鲜明的民族风格，不仅构筑着、丰富着中原文化，而且以其独特的地区和民族特色，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

北方民族在历史上，有的建立过地方政权或民族政权，有的统治半个中国，有的统治整个中国。她们都以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北方民族同全国其他少数民族一样，主要居住在边疆，北方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北方民族彼此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这种“情状”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内聚力的表现。

本丛书所收著述，是作者多年来潜心研究的结晶，或多年来多方搜求的资料汇集，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独立成篇，各书之间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凡是有关北方民族的著述和资料均可收入。目的在于活跃学术，为构筑民族研究大厦添砖加瓦。

我们在编辑这套丛书过程中，得到了天津古籍出版社、中央民族学院古籍整理办公室、吉林省民族研究所、延边历史研究所的鼎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因编辑水平所限，错误在所难免，敬祈读者批评指教。

编 者

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 满族发展史初编序

王 钟 翰

过去从事清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很少不从事清朝入关以前满族历史研究的，尤其重视对明代东北女真人的兴起、演变、发展及其与中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的研究。因为不从清朝入关以前各部女真人的研究入手，不从满族形成和成长壮大的研究入手，是很难理解和搞清楚清朝前期和中后期的兴起、演变和发展过程的。

据所已知，二百多年前，将上述这方面的课题撰写成书的，有《皇清开国方略》和《满洲源流考》两部，用今天的话说，这两部书可以名之为“清朝开国史”和“满族兴起史”。仔细按之，前者记述了满族的形成、兴起和发展，尤详于对明末散处东北各地的女真各部的武力征服，而为后来魏源所著《圣武记》之所本；后者应该就是一部“满族兴起史”了吧，其实也不然，清高宗弘历虽然承认“满洲”一词是民族名而非地区名，但书中所载，凡在东北地区生息、繁衍、活动过的所有古今各民族，无一例外都被包括在内，这恐怕就是近代日人稻叶岩吉氏撰写的《满洲发达史》的依据所出。大家都知道，满族史和清史的区别，显而易见，自不待言；而满洲作为民族名，则《满洲源流考》也好，《满洲发达史》也好，就都应该写成“民族史”而不是“地方史”。这是因为满族史只能是以满族为主的一个民族的兴起、演变和发展的历史，而不能把本地区其他民族也都羼杂其中而成了满族的一员。这是个原则性问题，一点儿也不能含糊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滕绍箴同志从事满族史研究有年，用力甚勤，造诣亦深。今以一人之力，竭六七寒暑，孜孜不

倦，广泛搜集明末清初汉人和朝鲜人的官私文献记载，以及满汉文有关档案史料，亲手摘录，日积月累，整齐排比，纲举目张，立志撰写一部大型的有关明代女真人从黑省中部向吉省东部，转而折入辽宁省东南部，几经辗转迁徙而后定居下来的过程、经济发展、社会结构以及与周围各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历时三百多年直到今天，人口总数达七百余万的满族发展史。先成《初编》，凡二三十万言，持以相示，并嘱以序。既不见弃，情不可却，爰抒鄙见以为之序。

1988年9月于北京中央民族学院

# 目 录

序	王鍾翰
第一章 明初的女真人	
第一节 女真人的分布	(1)
第二节 女真各部族属	(8)
第三节 清代宗室先祖部落	(18)
第四节 女真射猎经济	(25)
第二章 女真各部的迁徙	
第一节 建州各部南迁	(34)
第二节 扈伦四部的形成	(41)
第三节 女真的零散南迁	(50)
第四节 南迁的原因及意义	(61)
第三章 女真过渡经济发展特点	
第一节 生产的飞跃条件	(73)
第二节 农猎生产特点	(80)
第三节 家庭手工业生产	(89)
第四节 商品货币经济	(96)
第四章 巴颜阶层利权归一	
第一节 设卫分治，反成一统	(106)
第二节 索求官职，渐成官吏	(113)
第三节 印信所用，权力之争	(122)
第四节 贡敕争夺，利权归一	(130)
第五章 巴颜阶层经济地位的加强	
第一节 经济发展的金路	(142)

第二节	吸收区外资金	(151)
第三节	马市贸易的繁荣	(158)
第四节	巴颜阶层的财源	(165)
第六章 女真社会的组织特点		
第一节	女真塔坦制的演变	(173)
第二节	塔坦制与女真家庭	(179)
第三节	军事民主制之残余	(187)
第四节	家内奴隶制之特点	(195)
第七章 明代女真与各族文化交融		
第一节	女真与各族人民杂居	(203)
第二节	女真与各族人民通婚	(211)
第三节	女真与各族文化交融	(216)
第四节	女真文字的行废	(225)
第八章 独立民族经济发展特点		
第一节	满族农业的全面发展	(232)
第二节	满族手工业的专业化	(239)
第三节	社会财富的垄断与集中	(247)
第四节	财政困难的原因与性质	(253)
第九章 满族社会的飞跃		
第一节	各族辽沈大集结	(260)
第二节	满蒙结为一家	(266)
第三节	满汉同汗之民	(274)
第四节	满族社会的飞跃	(282)
第十章 满族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第一节	共同的民族生活	(292)
第二节	满族文字的创制	(298)
第三节	各族对满文化的吸收	(305)
第四节	满族对汉文化的吸收	(311)
结语		(320)

# 第一章 明初的女真人

明初女真人，各居南北，地域不同，发展很不平衡。明代女真分作海西、建州和“野人”三部，对其分布、族属、清朝宗室部落和明初女真经济状况，加以研究，有利于了解满族发达的历史渊源。

## 第一节 女真人的分布

明代元兴之后，女真各部大体地域沿袭元代，没有多大变化。综观全局，占地颇广，可以说，女真诸部遍于东北三省。

女真四境，据《寰宇通志》、《大明会典》、《大明一统志》等书记载：“其地东濒海，西接兀良哈，南邻朝鲜，北至奴儿干北海”<sup>①</sup>。东濒海即泛指东方诸海，其中包括日本海，图们江以北之海和清初“东北海滨”的鄂霍次克海及太平洋以及库页岛上的“海外苦夷”<sup>②</sup>。女真北界，即“奴儿干北海”，西北达贝加尔湖，东北至外兴安岭东端之海滨。女真“南邻朝鲜”，大体分作两段，长白山以北，以图们江为界。据朝鲜李朝文献载称，女真与朝鲜“以豆满江（即图们）为界，江外殊俗”<sup>③</sup>。明朝文献亦载：“朝鲜鸭绿江西为奴儿哈齐，豆满江北为忽刺温，沿江则番胡外蔽”<sup>④</sup>。图们江一段的女真人，大部分居住朝鲜会宁以北沿江内外，史称“边镇会宁迤北，系是野人窟穴，山溪阻

①《寰宇通志》卷116，页6；《大明会典》卷107，页1606。

②《东北历代疆域史》页279。

③《朝鲜李朝实录·太祖》卷8，页350—351。

④《明神宗实录》卷446，页4。

隔，树木茂密，诸种野人（系指女真人）四散占据”<sup>①</sup>。长白山以南，以鸭绿江为界，即“高丽地壤，旧以鸭绿江为界”<sup>②</sup>。《龙飞御天歌》载称“安边以北多为女真所占，国家政令不能及……自义州沿江而北至于闾延，建邑置守，以鸭绿江为界”<sup>③</sup>。

女真西界为“兀良哈”，分朵颜、福余和泰宁三卫。“三卫”位置，在明代中叶以前和以后不同。欲弄清兀良哈与女真界限，必先求三卫的位置，弄清其东界，同时还需弄清海西女真西界。

明初，朵颜卫封地，日本学者稻叶君山先生在《清朝全史》中说：“朵颜据吉林北方珠家城子附近地”，洪武、永乐时，已繁衍于“今洮南府境，固东亘白都讷，北亘齐齐哈尔矣”<sup>④</sup>。其名源于朵颜山，即今索岳尔济山，分布在今洮儿河、归流河上游一带。福余卫，洪武初封时，距离京师甚远，永乐二年（1404年）奏称“欲来货马，计两月始达京师”<sup>⑤</sup>。《蒙古游牧记》云：正统十二年（1447年），有巴衮诺颜之父奎蒙克塔斯哈斯喇，于洪熙间，为瓦刺所破，“走避嫩江，依兀良哈，国境东西八百七十里，南北二千里，治洮儿河、嫩江之南源<sup>⑥</sup>。其地当在今嫩江流域。卫治在绰儿城，即今黑龙江省泰来县西北的双塔子<sup>⑦</sup>。泰宁卫地，据《奉天郡邑志》载“洮南府明福余卫、泰宁卫地，后为科尔沁部地”<sup>⑧</sup>。日本学者箭内亘认为，泰宁卫当在“今洮南府以南至西喇木伦之地，皆在其管内”<sup>⑨</sup>。经近年来国内学者考证，其卫治当为洮儿河流域的城四家子古城<sup>⑩</sup>。

①《朝鲜李朝实录·文宗》卷13，页275。

②《明太祖实录》卷190，页2868。

③《龙飞御天歌》卷7，页165。

④《黑龙江外记》。见《小方壶斋舆地丛抄》页379下。

⑤《黑龙江乡土录》第二章，页14。

⑥《蒙古游牧记》卷1，页2下；《黑水先民传》卷10，页4。

⑦《黑龙江古代简史》页241。

⑧《奉天郡邑志》卷5，页14上，见《东三省政略》，

⑨箭内亘《兀良哈及鞑靼考》页16—17。

⑩《黑龙江古代简史》页240。

明朝中叶以后，兀良哈“三卫”逐渐南迁，至嘉靖、隆庆和万历初年，其地“自宁前抵喜峰近宣府曰朵颜。自锦义广宁至辽河曰泰宁。自黄泥洼逾沈阳、铁岭至开原曰福余”<sup>①</sup>，沿边住牧。福余最近女真西界，甚至“参杂居住”。万历十五年（1587年），福余卫头目恍忽太，“避居江上，立寨混同江口”，“西交北关，南交奴酋，以通贸易”<sup>②</sup>。所以至明晚期，兀良哈北至混同江口（松花江口，今扶余一带），南至开原、铁岭边外。

女真西界可以从明朝置卫及兀良哈与海西女真冲突中，加以探求。如永乐十年（1412年），奴儿干乞里迷等处“女真野人头目来朝”，置只儿蛮等十一卫<sup>③</sup>。只儿蛮卫地在今海拉尔之东七十余里威托海河。永乐五年（1405年），纳木里河“女真野人头目”等来朝，置纳木河、甫门河二卫<sup>④</sup>。纳木河卫地在今黑龙江省嫩江支流讷谟尔河流域。同年，木兴河、阮里河等处“女直野人头目来朝”<sup>⑤</sup>。其阮里河卫地，在今黑龙江省嫩江支流雅鲁河流域。永乐七年（1409年）“女直野人头目”来朝，设阿伦河卫，其地在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西北阿荣旗阿伦河流域。又“永乐初，挹楼夷种来归降，为建塔山、塔鲁诸卫”<sup>⑥</sup>。据考证“塔鲁，当为塔儿之转音”<sup>⑦</sup>，塔鲁卫即塔儿卫，其地在今吉林省洮儿河流域。正统十一年（1446年），“设女直塔山左卫”<sup>⑧</sup>其地在今吉林省扶余、前郭、农安诸县地。宣德七年（1432年）“亦马忽山等卫指挥木答兀等来报，福余等卫鞑军往掠阿鲁台”<sup>⑨</sup>，亦马忽山地在吉林省东辽河上游东侧，伊通县以西小孤

①《辽纪》页4下。

②《开原图说》（下）页1上，见《玄览堂丛书》第二十六册。

③《明太宗实录》卷131，页2下。

④《明太宗实录》卷63，页4上。

⑤《明太宗实录》卷54，页9上。

⑥《明太宗实录》卷66，页8下。

⑦《万历武功录》卷11，页1上（王台列传）。

⑧《明英宗实录》卷146，页7上。

⑨《明宣宗实录》卷95，页1下。

山附近。

由上述诸卫可知，海西女真西界之北至海拉尔东七十余里威托海河，嫩江支流、齐齐哈尔西北阿伦河流域、雅鲁河流域、讷谟尔河流域、吉林省洮儿河流域、吉林扶余、前郭、农安诸县，南至伊通县以西小孤山附近。从北至南兀良哈与海西女真，在今扎赉特旗、嫩江支流、齐齐哈尔、洮儿河一带，地域交错。南端的伊通县西北是吉林省梨树县，为塔里木卫后移之地，即叶赫河流域，南向是开原北陆路大站昌图。如果我们把兀良哈“三卫”东界与海西女真西界连接起来，大体与明代“开原北陆路”诸驿站——贾道站（辽宁省昌图县北路镇四合屯古城）、汉州站、归仁县（昌图县北四面城）、韩州城（梨树县梨树镇北十里偏脸城）信州城（吉林怀德县秦家屯古城）、斡木城、龙安城（吉林农安县城）海西滨州站（吉林省农安县城东北松花江畔红石垒村）、弗颜站以及“海西西陆路”诸驿站——肇州（黑龙江省肇源县茂兴站南吐什吐古城）、龙头山、哈刺场、洮儿河、台州（黑龙江省扎赉特旗塔城子）、尚山、寒寒寨（黑龙江省免渡河附近）、扎里麻（黑龙江省海拉尔以东扎罗木得）、哈塔山、兀良河等路线，基本相合。因此，海西女真西界，兀良哈“三卫”东界，大体以开原北陆路和海西西陆路驿站连结线为界。明代晚期，福余等卫南迁，在开原、铁岭边外，与扈伦四部为邻。

在此四境之内，明代女真一向以海西、建州和“野人”三大部著称。《大明会典》载称：“盖女直三种，居海西等处者为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怜等处者，为建州女直”，其“极东为野人女直。野人女直去中国（系指中原地区）远甚，朝贡不常”<sup>①</sup>。

海西女真，其名源于海西江。据《辽东志》松花江条载：松花江“源出长白山湖中，北流经南京（今延吉城子山），与灰扒江（系辉发江）合，至海西与混同江（系指松花江）合，东流入

①《大明会典》卷107，页1906。

于海”<sup>①</sup>。朝鲜人称依兰以西的一段松花江为海西江<sup>②</sup>。近年以来，经蒋秀松同志考证，确指：明代“开原北陆路”的海西宾州站，即今农安县东北靠山屯以北，松花江畔的红石垒村，位在伊通河口，并断定海西地区系指上自伊通河口，下至依兰的松花江中游地区。明初，海西女真部落遍布于此。从永乐元年（1403年）始，相继建卫、置所。是年十二月，置兀者卫，以“女真野人头目西阳哈为指挥使”<sup>③</sup>。此为明初海西女真地域。其后，海西卫分地域由狭至广，相继设立兀者右卫、塔山卫、弗提卫、忽儿海卫、兀者稳勉赤千户所等诸卫、所。其“东北及北，率皆海西四百余卫野人女真”，即在上述地区及其以外，分布在开原以北，直到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其大体地域是西至嫩江，东至日本海，北达乌第河，南至开原。此为明代中叶以后海西女真地域<sup>④</sup>。

明初的建州卫，是明廷经营东北地区所建立最早的卫分。永乐元年（1403年）十一月，女真大首领阿哈出（朝鲜人称作于虚出）入朝，因其地袭渤海率宾府“建州”之旧，设立建州卫，以阿哈出为指挥使<sup>⑤</sup>。卫治在今黑龙江省东宁县大城子古城。明人称作“旧开原”<sup>⑥</sup>。明初，以卫治为中心，归附女真人口日众，形成建州女真，并领有毛怜卫。历经明代，建州地域前后有别。前期地域据王钟翰先生考证“东起珲春，西至吉林市，北达黑龙江境内的穆稜一带”<sup>⑦</sup>。或云“明前期主要居住在开原东北的松花江上游，牡丹江上游和图们江流域，即今吉林市东至敦化，延边至东海岸为止的一带。同时有一些也散居距这一带以北很远的

①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见《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五集，页157。

②《龙飞御天歌》卷7，页22上。

③《明太宗实录》卷24，页7下。

④《东北历代疆域史》页257。

⑤《明太宗实录》卷24，页7下。

⑥郭毅生《明代建州卫新探》见《北方论丛》1987年，3期，页73。

⑦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见《中国民族问题集刊》第五集，页133—134。

地区，包括今绥芬河流域、乌苏里江流域以及东海岸南部和北部地区”<sup>①</sup>。综合起来，前期建州卫，北至穆稜河一带，东至珲春及其以北沿海一带，西至吉林市东南、敦化一带，南及东南达延吉一带。

“野人”女真地域，史学界意见不尽一致，但比较普遍的意见是指海西、建州以外，靠近边区的诸部女真。专指文明发展程度较后进的部分女真而言。明代人有时将包括海西、建州女真在内的全部女真人，概称“野人”。将建州女真大首领阿哈出、猛哥帖木儿和海西女真大首领西阳哈等，皆冠以“女直野人头目”<sup>②</sup>。当然，相对汉族来说，整个女真部族文明发展程度，均较落后。但海西、建州女真与其他各部女真不同，一般称“野人”是专指建州、海西以外的女真各部。

日本学者稻叶君山先生认为“野人女真，一曰生女真，又呼忽喇温野人”<sup>③</sup>此说源于“其脑温江上自海西，下至黑龙江，谓之生女真，略事耕种……养马弋猎为生”的记载。《鸡林旧闻录》载：“东海三部，明人所谓野人卫是也”，即呼尔哈部、瓦尔喀部、窝集部<sup>④</sup>。魏源在《圣武记》中，亦以“东海三部”，指为“野人女真”<sup>⑤</sup>，于是近人多沿用此说，认为野人女真就是“东海三部”，实不尽然。

东海三部中，呼尔哈部占地最广。经过近年诸多学者考证，其大体北至黑龙江下游乌扎拉以南。西界牡丹江，从依兰以下至黑龙江下游<sup>⑥</sup>。西南至扈伦四部以东。南至汪清、珲春及沿海一

①《东北历代疆域史》页257。

②《明太宗实录》卷25，页3下。

③《清朝全史》上册，第三章，页25。

④《鸡林旧闻录》(四)页3上。

⑤《圣武记》卷1，页7上。

⑥清崇德五年(1640年)己丑，“往征虎尔哈部落萨穆什喀、索海等……奏报……有铎陈、阿撒津、雅克萨、多金四木城”，见《清太宗实录》卷8，第8页上。(下称《文录》)史学界亦有以此地为呼尔哈部西北界者。

带。东至日本海。瓦尔喀部分作两部分，“有长白山地方瓦尔喀与东海瓦尔喀”，此部中心部落是毛怜卫。经过近年以来，诸多学者考证，其大体地域：南自瓦尔喀河入鸭绿江沿岸，沿图们江、乌苏里江，直达黑龙江下游沿岸，乌扎拉地方以南。东海岸则自僧库勒河以南，整个锡霍特山东西两麓<sup>①</sup>，乃至英门河、鄂霍次克海岸，皆有此部人居住。窝集（满语we ji）“森林”之意。从清初对窝集部的征服看，所属有赫席赫路（吉林敦化县黑石屯）、鄂谋和索罗路（敦化县额穆）、佛纳赫托克索路（吉林城西五十里）、呼尔哈路、瑚叶路（苏联滨海省境内达乌河流域）、绥芬路（吉林省绥芬河上游）、那木都鲁路（绥芬河下游面海之地）、宁古塔路、尼马察路（苏联境内双城子附近）、乌尔固宸路（苏联东海滨省比金河流域）、穆稜路（穆稜河流域）、雅兰路（今苏联塔乌黑河流域）、锡林路（今苏联境内苏祖赫河流域）<sup>②</sup>。按《大清一统志》载，毕呼根窝集，在宁古塔东北二千六百五十九里，又北三百里为格楞窝集，即葛林河一带，地在今苏联境内葛林河上游，是位于最北的窝集部。总之，窝集部南至敦化县，西至吉林市一带，东及东北至今苏联滨海省沿海广大地区，北达格林河。

从上述事实中可知，东海三部包括海西、建州和“野人”三部之地。野人女真应在“极东”、“甚远”和“朝贡不常”的地区，应在“人无常居，以桦皮为屋，行则驮载，止则张架以居……养马弋猎为生”的地区<sup>③</sup>。这一部分女真人同“北山野人”具有相同的文化特点。具有这种文化特点的，冠有“海西”的卫分，亦应属于“野人女真”，所以可木以下，明初应属于“野人女真”地区。归纳起来，野人女真“东濒海”，即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库页岛及太平洋。北界外兴安岭，以奇勒尔等部北山野

①《东北历代疆域史》页283。

②《清朝续文献通考》第二集，卷307，页10518。

③《寰宇通志》卷116，页11上。

人居地为限。西界“奴儿干北海”即贝加尔湖以东，石勒克河等地鄂温克族活动区为界<sup>①</sup>。南达可木一带，东南至尼满河等地乌德赫人早期活动地区为界<sup>②</sup>。这样，野人女真地域大体东濒海，北至外兴安岭，西至贝加尔湖，南至可木及尼满河等地。

## 第二节 女真各部族属

民族是个历史范畴，明代女真族是在明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明代汉人和朝鲜人对东北地区聚居的女真人之泛称。至于在这一个称呼下，包括哪些具体族属，各个民族来源如何，当时的人不可能有过细的研究和确指。

明时汉人和女真人对海西、建州和野人女真族属问题，时而泛论，时而具体涉及，皆有议论。谈到海西女真时，认为“海西则黑水裔也”，是“金辽遗种”<sup>③</sup>。或云：“海西挹娄夷种，自永乐初来归，置塔山、塔鲁诸卫，……至王台而益效忠顺”<sup>④</sup>，王台以其祖居开原北，近松花江，“完颜种也”<sup>⑤</sup>，是“完颜氏正派，汉姓为王。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时，来归的完颜氏遍布各地，东至长白山，西至喀拉沁，北至尼马察、挂勒察，南至沈阳。具体分布于完颜、拉哈、苏完、兴京、哈达、长白山、纳殷、锦州、沈阳等三十八个地方<sup>⑥</sup>。叶赫那拉氏为金代著姓。明代晚期，其族人东至长白山、珲春，西至科尔沁，南至辽阳，北至黑龙江，分布在叶赫、乌拉、哈达、沈阳、齐齐哈尔等三十六个地方<sup>⑦</sup>。从族属到姓氏，都表明海西女真绝大部分是金代女真后

①《西伯利东偏纪要》页21；《朔方备乘》卷2，页4。

②《满人的亲族奥罗奇人》，见《学术研究丛刊》1985年，2期，页149—155（蒋秀松译）。

③《山中闻见录》卷9，页2下；《万历武功录》卷11，页6上（虎罕赤列传）。

④《明神宗实录》卷203、页9上。

⑤《山中闻见录》卷9，页2下。

⑥《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28，页1上—23上。

⑦《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22，页1上；卷23，页1下—15上；卷24，页1上—21下。